

通鑑地理通釋

一









通鑑地理通釋

一

王應麟 著



中華書局

通鑑地理通釋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津逮秘書
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津逮
本在前故據以影印並錄學津
本所載提要於後

太極肇分天先成而地後定天依形地附氣地圓于天者也而言地理者難於言天何爲其難也日月星辰之度終古而不易郡國山川之名屢變而無窮是故圖以經之書以緯之仰觀俯察其用一也虞書九共先儒以爲九丘其篇帙焉傳于今者禹貢職方而止耳若山海經周書王會爾雅之釋地管氏之地員呂覽之有始鴻烈之墜形亦好古愛奇者所不廢然諸儒之傳注異歷代之區寓殊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闡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之於荆豫梁岐之於冀雍潛荊者未見蔡在圻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毫則書之說異焉還之爲營禍之爲垣以著爲齊地以韓城爲涿郡自土之爲自杜倭還之爲郁夷鄒虞之爲梁鄒二南之爲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揚紆在冀而爾雅以爲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爲雷漳水之爲潞吳山之爲

嶽五湖混於具區潁湛列於荆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攷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鄆鄆邑而非鄆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丘酒泉貝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谷夷垂蔑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宣陽之熊耳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沙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爲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爲大名失矣自廬振廩爲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爲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阜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鄧開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成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州

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鄧都白雪誤於鄧州東海二疎誤於海州以滄山爲會稽以蕩桑爲采桑以大別爲安豐以東陵爲廬江以楚丘爲成武以街亭爲南鄭裴詵踵繆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一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鄧於沛郡皇甫謐誤商丘於濮陽顏師古誤卬都於卬州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宜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見疆志者猶或失之舊蹟湮沒如濟絕于榮碣石淪于海昆明鑿而鎬京爲池膺城立而漢郡爲苑南北僑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爲秦郡項城之爲林陵玉門之爲會稽尋陽在斯而務柴桑當塗在濠而舊姑孰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薊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異而同或似是而非不可謂博識爲玩物而不之攷也余

閒居觀通鑑將竣將其地名舉綱提要首以州城次以郡邑推表山川恭以衆教王朴之崇論懿議稽左氏國語史記戰國策通典所敘歷代形勢以爲興替成敗之鑒大易設險守國春秋書下陽彭城虎牢之義也河湟復而唐衰燕代割而遼繼述其事終焉若昔對白題羊腸帝丘內黃問松亭柳河者以該洽見稱今豈無其人乎孤陋寡聞未免闕誤以俟博雅君子山河不改陵谷屢遷亦以發掘占之一慨云上章執徐歲橘壯之月壬子書

通釋後

通鑑地理通釋目錄

卷之一

歷代州域總敘

卷之二

歷代州域總敘

卷之三

歷代州域總敘

卷之四

歷代郡邑攷

卷之五

十道山川攷

卷之六

周形勢攷

卷之七

名臣議論攷

卷之八

七國形勢攷

七國形勢攷

卷之十

七國形勢攷

卷之十一

三國形勢攷

卷之十二

三國形勢攷

卷之十三

晉宋齊梁陳形勢攷

河南四鎮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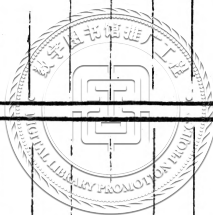
卷之十四

東西魏周齊和攻地名攷

唐三州七關十一州攷

石晉十六州攷

通鑑地理通釋 目錄



通鑑地理通釋卷之一

淩儀王應麟伯厚甫著

海虞毛晉子晉甫開

歷代州域總敘上

神農九州

春秋命曆序云人皇氏分九州神農始立地形既度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周禮疏云自神農已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騶衍云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一區中爲一州如此者九有大瀛海環其外淮南墜形訓云天地之間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弁州曰井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

東陽州曰申土帝王世紀云諸子稱神農王天下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愚謂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韓氏言日月照四大洲卽騶衍之說此莊子所謂存而不論者也

黃帝九州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漢地理志云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壑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晉地理志云黃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帝王世紀云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今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今衡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今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今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

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今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今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今燕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愚謂通典云國之分野上配天象始於周季世紀所云蓋以星官之書自黃帝始也

顯帝九州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帝王世紀云顯帝所建帝學受之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蹈流沙東極蟠木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通典亦謂顯帝置九州葉氏云祭法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九州之名舊矣

在沙州西榆木東海度
索山上有搖盤桃木

幽陵幽州交
趾交州流沙

舜十二州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孔氏云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馬氏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爲幽齊爲營漢地理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列五服與孔馬之說異愚謂舜典言肇十有二州咨十有二牧而後命禹平水土當以漢志爲正鄭氏謂分衛爲并燕以北爲幽分齊爲營朱氏謂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又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又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而冀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劉氏云冀州之域大於九州於是分爲幽并以此二州北扞夷狄使不得接於王畿書大傳虞夏傳云兆十有二州注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

星也

五服

甸侯綬要荒葉氏云禹制五服每服率五百里而王畿甸服在其內則一方爲二千五百里東南西北相距各五千里此所謂甸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至周而益爲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于畿又不在于內則一方爲五千里南北東西各萬里周之地果如是廣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故鄭氏以堯舊服五千里至禹治水之後又增其倍謂禹貢所記爲舊服所增之數以與周制合又謂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境故五等諸侯之封大者增其五之四小者增其十之五此皆矯妄不經無所取信以周官大司馬九畿之籍考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方也四方環之爲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爲二百五十里則周之畿爲儉於禹矣林氏云以王制考之堯都冀州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自東河至西河千里此畿內千里卽甸服也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里此千里

建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綬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爲要荒誠合經之所載至於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考之冀之北距恒山已接於邊陲其間何以容二千五百里之侯綬要荒哉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江千里已建侯服綬服矣自江至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又在九州之內矣然自衡山至南海又千里揚州之境且南距海則九州且包乎要荒之外是以南考之則太盈以北考之則太縮實疑而未知其說意其必有乘除相補於其間也應氏云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國夷狄之消長大畧可見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而朔南威暨特其聲教之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甸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畧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

矩方三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於曰內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畧可知矣王氏曰舜之五服侯甸綏三服在九州之內要服有夷荒服有蠻在九州之外成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在九州之內夷鎮藩三服在九州之外

禹九州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通輿云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荊州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並非九州封域之內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於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歩又使暨

寅步南極蓋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歩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各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蘇氏云堯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旣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朱氏云冀州極潤河東河北皆屬焉雍州亦潤陝西五路皆屬焉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鄭氏云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

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

薛氏云至夏復爲禹貢之

州九

萬國

鄭氏云州十有二師每一師領百國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劉氏云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制推之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長而十長有師乎十長之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外薄于四海又有五長是以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也葉氏云所謂萬國者祭其成數未必實有之也呂氏春秋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使寡濫上朱氏曰建萬國者家建諸侯而求其力

商九有

爾雅九州兩河間曰冀河南曰豫河西曰豳漠南

曰荆江南曰揚濟河間曰兗濟東曰徐燕曰幽青曰營孫炎云此蓋殷制孔氏云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陸氏曰禹貢有青徐梁而無并幽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三代不同故也陳氏云商書言九有之師商頌言奄有九有式于九圍王制於商亦言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商之九州蓋亦襲夏而已通典云塗山之會萬國四百年闢遠相兼并殷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爲九州

黃州在兩河之間西則龍門之河東則降水大陸之河降水大陸今冀貝二州界

周九州

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鄭氏注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畧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

無徐梁晉地理志云咸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王氏云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氏則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治水則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由兗至雍而止也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化自北而南爲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爲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德化之所及以遠爲至也始於揚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則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州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蕭慎燕亳吾北土也漢賈捐之曰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鄭氏鈔曰周無徐梁晉所有李氏曰周都雍不列小虞故合梁雍爲一徐地後隱故南界之

九畿 九服 六服 五服
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侯甸男采衛要服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周官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六年五服一朝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采衛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葉氏曰禹別九州制天下爲五服王畿在其內周公分天下爲九畿而王畿不與以侯甸男采衛之在中國者爲五服言罔不承德則舉六服合王畿言也言六年一朝則舉五服別諸侯言也鄭氏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方千里者九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合內外總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地分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

方七千里意以夏末既衰中國之地爲四夷所侵至周方能復之今考於禹貢所謂五服皆五百里爲別則是要服之內通於四面距中國之地乃方三千里達於荒服止於五千里康成旣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矣固合於禹貢中國之地而謂四夷所侵者果何地也周公雖斥大九州之界而地加於禹貢者纔五百里今職方氏分九州之邦國方千里爲王畿自侯甸男至于采衛皆方五百里是五服之地方二千五百里合王畿計之方三千五百里由三千五百里分之合四面相距方七千里適康成所謂要服之內也蓋禹貢所謂要荒卽周官所謂蠻夷鎮蕃通要荒而合於禹貢中國之地則唐虞夏殷之時中外凡方一萬里通蠻夷鎮蕃而合於周官則周公之時中外凡萬一千里以其一千里之多是以周公斥大封疆纔五百里康成不知異同在此而唯見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乃牽

左氏執王帛者萬國之說而謂唐虞之時非七千里不能容之且仲虺之謠言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則是湯之時固有萬國矣所謂大界三千里者何以能容之也然則九州之內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殷制王氏曰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六年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邦采衛言也六服群辟罔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之也先王之制中國五服而周官言六者蓋近中國之夷狄承德則國家閒暇可以明政刑之時也方是時也四征弗庭其治未若制禮之際爲已備矣故其限朝止於五服而已周官行人於六服之見則及於要服者則其治爲尤詳於四征弗庭之時也近中國之夷狄非特承德而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制禮以致太平者此其極也鄭氏曰要服蠻服也九州之外表鎮蕃服也陳氏曰蠻夷之外蠻人朝貢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或或諸侯陳王之品此言五服易氏曰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